陈赓将军河口行

肖 明

1950 年 1 月，河口已经解放，但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军队还占据着越南的老街，与河口仍处于军事相互对峙的状态。1950 年 10 月 10 日以前，以法帝国主义为靠山，直接支持和豢养的国民党残匪、地霸分子组成的反革命土匪武装，气焰还很嚣张。5 至 8 月，先后在桥靖卡区（马安底）、田坝区（田房）、桥新卡区（桥头）、河溪区（槟榔寨、马多衣）组织反革命暴乱，除马多衣反革命暴乱在预谋阶段即被粉碎，其余暴乱，俱已得逞。特别宁瑞南在马安底的暴乱和游吉庆在田房的暴乱，先后杀害我两个区政府的工作人员 30 余人。最后，法帝国主义支持马安底的宁瑞南匪部，纠集匪徒上千人，倾巢出动，于 10 月 10 日，同时攻打河口和南溪，并扬言要到河口和南溪过国民党的双十节。但土匪的两路进攻，均以失败告终。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会失败得这样快、这样惨。从此以后，河口的剿匪斗争，则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

1950 年初，越南人民反对法国殖民军的斗争还处在极端困难的阶段。这时的越南人民军还比较弱小，法国殖民军占领着越南北方的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越共中央和越南政府被压到河内北面太原市的一条峡谷中，处境十分艰难。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南下,到达中越边界时,胡志明为了取得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援助， 1950 年 1 月秘密访问中国,会见毛主席、周总理,就当时国际形势和越南革命问题交换意见。尽管当时我们国家刚刚建立,财政经济困难,新解放区许多地方正在进行剿匪,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十分繁重。中共中央还是毅然作出决定，承担援越抗法的国际主义义务。决定派陈赓将军为代表,帮助越南发动边界战役,开辟越南通往广西交通线。同时还派出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和罗贵波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开展反对法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

陈赓将军从 7 月 7 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代表，率工作组由昆明动身前往越南。临行前，曾于 6 月通知蒙自专署专员马仲明到省人民委员会汇报。陈赓同志除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并对支援越南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作了决策。决定将碧(色寨)河(口)铁路的路基,改建为简易公路,打通和越南的交通,争取 1950 年底完成。陈赓将军从 7 月 7 日至 11 月 1 日在越南帮助组织边界战役(包括东溪、七溪、高平、同登等战役)。10 月 12 日,边界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法军 9 个营,8000 人。10 月 10 日,陈赓将军应胡志明要求，写了一个书面建议。在这个建议文件结尾,对以后越南人民的抗法作战提出建议,指出‘ 下一战役目标确定后,仍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方针。目前,须要仔细侦察和研究敌情，修理必要的交通道路，使供给能畅通运送。命令西北战场部队，负责监视老街之敌，不使其逃跑。……”陈赓将军在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边界战役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云南方面如何打通援越通道，支持越南人民军歼灭老街

之敌,解放老街,最后接通云南边境援越通道,帮助越南人民最后夺取反法斗争的胜利。

1950 年 11 月 1 日,陈赓将军开始从高平启程回国,这时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已经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总率领下已开始入朝参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派陈赓率领后继部队开赴朝鲜战场。当他 11 月 4 日返回南宁,在 11 月 29 日赴北京前夕,于 11 月 20 日左右,曾秘密出发来河口,随身带一支八二迫击炮连部队,从碧色寨出来,有时乘马,有时徒步行军。途经南溪,当时在这里工作的区干部李申俭、肖明等也只知道部队有大首长过路。陈赓将军到河口后，仍然住在部队营房,河口党政军领导,只有市长张啸天,市工委委员市政府秘书王道文，三八师一一三团一大队教导员刘来俊三位同志受到接见。陈赓将军听取了他们关于河口剿匪、征粮工作情况的汇报,然后去阵地上看了以后,对如何支援越南人民军解放老街,交待了具体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

一、为了配合和声援越南人民解放老街,决定于我方海关山后侧某凹地选择地形部署一个连的八二迫击炮阵地，当解放老街的枪声打响以后，即以炮火击毁老街法军弹药仓库。

二、云南省人民委员会曾决定通过文山专区调运 10 万斤大米转道河口，支援越南。从 10 月底以后，从文山过来的大批粮食开始由马帮驮运河口的南溪粮库储存，后又命令将这些粮食运 5 万斤到坝吉河交越南人民军。11 月 4 日,碧河简易公路正式通车，后随着越南人民军逐步缩小对老街包围圈，援越粮食开始直运河口，存放于河口邮电局隔壁仓库。陈赓将军将援越粮食交接任务交给市工委委员市政府秘书王道之来完成。每天夜间 12 时至 4 时，由越盟驻河口一地下女联络

员同王道之联系,王手提马灯,亲自将粮食一人一袋交越盟同志扛走。后来，王又把交接援越物质任务交给通讯员李连顺同志来完成。当时,李识字不多,王教给他画正字方法,运出一袋,划上一画,小李由于夜晚执行任务,白天瞌睡较多,因而在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中有的不理解有意见，还由市长张啸天亲自出面做工作并对这些同志作了适当批评。

三、运送武器弹药支援越南。陈赓将军将这一任务布置给三八师一一三团一大队的刘来俊教导员，上面运来援越的武器弹药，由一大队保管，然后再由刘将这些崭新的轻机枪、迫击炮和弹药秘密转交给越南人民军。

按照陈赓将军秘密到河口后,所作的各项具体部署,中国人民从军事声援和弹药粮食等后勤物质供应各个方面，对越南人民进行了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因而使越南人民军不断壮大，逐步缩小了对老街的包围。并于 11 月底开始打响围攻老街的枪声,对妄图逃窜的法国残军实行两面夹击,经过数日激战,除少数法帝国主义头目由谷柳机场乘飞机逃窜外,终于于 12 月 3 日,全歼老街法军守敌,彻底解放老街。

老街的解放，对法帝国主义直接豢养支持的暴乱土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随着我军事进剿、政治瓦解战略的深入实施，河口剿匪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950 年底,田坝区匪首游吉庆外逃，全区获得解放。1951 年，河口东西两线剿匪同时开展,西线马安底宁瑞南匪受沉重打击后外逃,桥靖卡区重获解放。东线盘踞碉楼、三棵树一带残匪受打击后也外逃境外。从 1951 年下半年，河口境内土匪已全部肃清。虽然,法帝国主义受到打击,但绝不甘心失败,仍然凭据他们有钱有物,有空中优势,天天派飞机窜扰河口、老街上空。同时

采取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由法帝出钱出武器弹药,利用一帮土匪来打头阵。如 1952 年支持花竜州官邹光乐(苗族)匪部暴乱,公然在边境挑衅,但在我军军事进剿、政治瓦解下随即覆灭。1953 年 9 月 3 日,法帝又支持者兰、依底、十二楼一带的谢定国匪部进攻老街,法帝派飞机空降物质给谢匪输血打气,还对老街进行轰炸扫射,子弹还打坏河口县粮食局房顶。这股残匪在越南人民军节节进攻下败逃。

由于老街的解放,河口老街中越边境通道彻底打通,为中国大量援越物质外运创造了条件。越南人民军在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下开始从弱到强,最后取得莱州战役、奠边府战役的巨大胜利,迫使法国殖民者不得不在日内瓦谈判中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最后彻底撤离越南北方,越南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法斗争的胜利。

(以上根据王道之口述,参考穆欣《陈赓大将》、马仲明《蒙自专署建政初期几个片段》有关资料后撰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黑旗军抗法

陈鹤龄

云南省河口县流传着很多刘义（即刘永福）打番鬼的传说“：刘义打番鬼，越打越好睇，死人也翻身，吓死老番鬼；火车怕红旗，老番怕黑旗”…… 等一类生动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颂。

1865 年秋，刘永福领着 200 多名农民军兄弟在广西归顺的一个关帝庙里拈香结义，并以庙中的一面七星黑旗为军旗，独竖一帜号称黑旗军。为逃避清政府的迫害，刘于 1867 年率黑旗军离广西进入越南六安州。经两年的艰苦斗争，计诛盘踞一方的恶霸土豪盘文义，为地方剪除一害，越北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八乡四邻都来要求黑旗军保护。1869 年刘永福率黑旗军到达保胜(今越南老街市)，又替越南人民驱逐了凶恶成性，百姓畏之如虎的土皇帝何均昌，从此，黑旗军军威远震，越南阮氏王朝封刘永福为“保胜防御使”。黑旗军在保胜立足，自己烧砖制瓦，砍竹伐木盖了 300 间房屋，然后请外逃的越南百姓回保胜居住，还从广西带来较先进的农具和耕作技术，教他们耕田、种麻、养蚕、织布发展生产，保胜人民如久旱逢甘雨，欢声载道，自愿纳粮筹饷供给黑旗军。

黑旗军在保胜积极发展生产,扩大武装,受到红河、南溪河两岸的壮、苗、傣族人民的爱戴,纷纷输送自己的子弟参加黑旗军，黑旗军迅速发展。由于部队的扩大而导致粮饷不足,刘永福便向南溪黄财主求援。黄财主系广西宾阳县人，到云南经商发了财,在河口、南溪、坝洒广置田产,并在南溪建家立业。黄见刘永福不畏强暴、戍垦守边,仪表堂堂、谈吐不凡,相信他能创出一番事业，于是招刘为婿，还将所有田产倾资相助,于是,刘组织部分黑旗军战士在红河、南溪河两岸屯垦。

当时河口名为汛防,实只有十数个老弱残兵戍守,数户船工在烂泥塘结茅为庐。河口街尚未开发，原始森林遮天蔽日、荆棘丛生，是蟒兽出没之所。刘永福命黑旗军战士在红河与南溪河汇口处三角洲上盖了一些房子后，对居住在烂泥塘的居民说:"大家都是天朝百姓,两边合拢来方便些。"于是红河边出现一条小街，用渡船与保胜相交通，形成河口街的雏形。

1873 年 10 月,法国侵略军占领越南东京(今河内),越南北圻军务节制大臣黄佐炎奉旨请刘永福出兵援救河内。刘永福眼看越南人民濒临国破家亡，祖国边疆将要遭受侵略。激于义愤，毅然率黑旗军连夜翻越宣光大岭奔赴河内前线。11 月 21 日黑旗军与法侵略军会战于河内城西纸桥，阵斩骄横不可一世的法军司令安邺,大获全胜,受到越南人民的称赞,越南国王官拜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

1882 年 4 月 26 日,法侵略军再次攻占河内,越南国王再向清政府请求保护的同时，再请刘永福出兵驰援河内。刘永福义愤填膺,写了《黑旗军檄告四海文》,揭露法殖民主义者"虏越南、欺中国"的滔天罪行,表示与法贼势不两立的决心。1883 年 5 月 19 日，两军再次在河内城西纸桥激战。黑旗军面

对猛烈的炮火，毫无畏惧，使用了古今中外战例中从未有过的“死人翻身”(即两军作战对垒,枪炮一响,我军许多人倒下佯装死亡,等敌军近前,即跃起拼杀。)战术,把法侵略军杀得尸横遍野，侵略军司令李威利被剁成肉酱，副司令韦医尸沉太平江喂了王八，法军威风扫地，黑旗军军威名震四海。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三宣提督，一等义良男爵。李威利死后，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杜白蕾恼羞成怒，倾巢出动，第三次占领河内。战火又蔓延到中国西南边疆，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法。清政府迫不得已于 1884 年 8 月 26 日颁布“上谕”,正式对法宣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中法战争”。

黑旗军没有辜负中越两国人民的信赖和寄托，在越南抗法军民和滇军的配合下，严惩法军于怀德、大战于丹凤、坚守山西城、破法军对宣光的包围,浴血奋战、围城打援、巧布地雷阵,阻止了侵略军北犯,被越南人民誉为“北圻长城”。可是由于清政府奉行媚外政策，承认越南归法国保护，结束了中法战争，致使中国军队蒙受不败而败，法侵略军不胜而胜的奇耻大辱。

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为了削弱刘永福的兵权,封刘为记名提督,把刘宣召回国。1885 年 8 月 21 日,刘永福不得已领着 3000 黑旗军和千名眷属，离开老街回到河口的南溪。老街、河口人民舍不得刘公离去，扶老携幼沿南溪河摆设两公里长的香案，敬茶献酒，挽篙揽缆，挽留刘公。越南爱国志士兴化巡抚阮光碧奉咸宜帝国书前往云南投递，路经南溪刘营，赋诗四首赠刘,其末首诗云：

闻道南溪去步迟，君心不乐我心悲；

炎天雨露常铭刻，尤有来人订会期。

刘永福回国时，10000 多黑旗军战士仍留在越南的老街、河阳、十洲，一部分在河口、南溪、坝洒一带继续耕耘，刘永福把这一带的田地交还黄财主之孙黄茂兰代管，照顾黑旗战士及其家属。清政府亦收编了几位黑旗军将领驻守河口。岑德贵为河口开边巡防营管带，黄茂兰、李兰亭、骆青山分别为南溪、坝洒、曼来巡防营管带，白志祥为河口街街长，其余则在中越边境以各种不同方式自耕自给，继续抗法。

黑旗名将叶成林召集黑旗军余部数千人，联合越南抗法部队在老街、保乐、谷柳、山罗、莱州等地不断袭击法侵略军。魏名高率数千人随越南爱国名将阮光碧坚守勐罗，阻法军于宣光、高平一带。汤宗政、练中和率 3000 余人坚持在河口、南溪、坝洒一带与法侵略军展开边界争夺战。滇军总兵覃修纲调离河口任开化总镇时，他的夫人阮氏秋河（越南山西省人，抗法女英雄，河口人民称她为山西女将覃夫人），没有随到文山安享富贵，而是长期留在河口，联络黑旗军头目黄晚、陈七、麦四等在河口镇至垌坪一带活动，伺机袭击法军。覃夫人机智勇敢，胆略过人，她常常女扮男装，腰悬大刀出没于老街谷柳，袭击法军营，焚毁法军库。一夜她在保胜杀了 7 个法军，渡河回河口时，陈七见她腰间还挂着血淋淋的法贼首级，戏曰："你拿这个猪头回家煲羹吗？"她哈哈大笑："好！让它回巴黎报丧去吧！"随手把这颗首级扔下南溪河。一日，法军增援部队到保胜，老百姓获悉后即将讯息传到河口，覃夫人等一起共商对策。他们在山路旁的草丛中设下"飞箭阵"，骄横不可一世的法侵略军昂首深入，碰着飞箭机关，飞箭纷纷射出，法军人仰马翻惊慌失措，以为又中了刘永福的伏兵计，惊得抱头鼠窜，连尸首也不及拖走。驻老街法军大尉杜梅恼羞成怒，拉

了四门大炮支在垌坪对岸，企图一举扑灭驻垌坪、龙沙河的黑旗军余部。此事早有百姓报知覃夫人，于是她与黄晚等迅速将垌坪一带农民全部疏散，然后率部队从曼峨渡河，埋伏在龙坑。当法炮兵开到垌坪对岸时，覃夫人出其不意，乘其立足未稳时,挥兵包围法军,把法军打得人仰马翻,丢盔弃甲,丢下火炮狼狈逃窜。梁三奇率数千黑旗军转战于谷柳、莱州，利用地形地物，多次用古老的滚木擂石战，打得法军焦头烂额。

刘永福回国后,遗留下来的黑旗军万余人在南溪河、红河沿岸开荒生产，抗拒法侵略军。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为开发河口、建设河口、保卫祖国边疆、沟通中外交流、抗击外来侵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援越抗法斗争纪要

陈鹤龄

中国和越南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相互间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公元 939 年，吴权败南汉军后自立为国。但自此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沦为法帝国的殖民地。但安南(即越南)封建王朝一直同中国的封建王朝保持着藩属与宗主的关系。每当安南政权遭受危急时，中国均以不同形式地给予极大的援助。

保 藩 抗 法

明洪武十七年(1384)七月，越北交州数次发起边衅，洪武帝均出军协助勘剿。平其乱，户部奉旨咨谕安南，并遣陈炜运粮五千石由临安(今建水)顺各步头至蛮耗，沿红河而下至安南兴化的水尾（今越南的老街、谷柳）。嘉靖十六年(1537)五月，越臣莫登庸篡逆叛乱，僭称上皇，嘉靖帝命令云南巡抚都御史汪文盛传檄安南，谕各土官目应自归顺，并率军进驻河口莲花滩营盘山，攻莫登庸守关营，营破，水尾州(今越南谷柳)土酋陶仙等均来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787 年，法国天主教大教主百多绿就向国王路易十六提出了在亚洲建立‘ 法兰西东方帝国 ’的侵略计划。他指出“: 若法国占据安南后,就可以自交趾开辟商路以抵中国腹部,开发其富源。”法国为实现这个狂妄的计划，1862 年 6 月 5 日,法国侵略军用炮弹和战舰逼使安南签订《西贡条约》,强迫安南政府割地赔款。从此，越南被肢解并开始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67 年以后，法侵略军向越北进攻，企图全部占领越南。

1871 年，野心勃勃的法国军火商兼冒险家堵布益极力鼓动法国政府用武力打通越南北部的富良江(即红河),入侵中国云南。法国海军部命令驻西贡总督杜白蕾给予一切协助。堵布益无视我国领土主权，在香港买了两艘炮艇、一艘汽船、一艘大帆船和大批军火,并招募了 170 多个流氓打手,于 1872 年 10 月从北部湾闯入太平江转入红河，沿红河北上，1873 年 2 月底到达河口。堵布益带着岑毓英和云南巡抚马如龙的关防手令，蛮横地继续北上，河口几十个残弱的汛兵无奈其何。3 月 4 日堵布益到达蛮耗,弃船步行 12 天行抵昆明。4 月 29 日离开昆明，沿红河顺流而下。从此，对外封闭的红河航道，被法国殖民主义者强行打通，红河便成为法帝侵略我国云南的航道。

1873 年 10 月,法国侵略军占领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越北圻军务节制大臣黄佐炎奉旨请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出兵援救河内。11 月 21 日，黑旗军首次与法侵略军会战于河内城西纸桥，阵斩骄横不可一世的法军司令安邺，大获全胜。1882 年 4 月 26 日，法侵略军再次攻占河内。安南国王在向清政府请示保护的同时，再请刘永福出兵驰援河内。1883 年 5 月 19 日,黑旗军再次在河内城西纸桥与法侵略军展开激战,黑旗军

面对猛烈的炮火,毫无畏惧,勇往直前,把法侵略军杀得尸横遍野，侵略军司令李威利被剁成肉浆、副司令韦医尸沉太平江,法军威风扫地,黑旗军军威名震四海。

李威利死后,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杜白蕾无地自容,恼羞成怒,孤注一掷,倾巢出动,第三次占领河内。战火又蔓延到中国西南边疆，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法。清政府迫不得已于 1884 年 8 月 26 日颁布“上谕”,正式对法宣战,爆发了惊震中外的“中法战争”。清政府调遣抗战派将领唐景松加赏吏部主事五品职衔，令他迅速招募四营粤勇出关,联络黑旗军,共同迅速恢复安南北圻,再令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立刻督率所部星夜进军,速赴戎机,进驻北圻。于是,岑毓英督师 3万余人从河口、马白(今马关县)两路人越。驻防河口的记名总兵覃修纲率滇军 3 千名为后援,并配合黑旗军攻取越北兴化、临洮、端雄各府。12 月宣光一战,滇军与黑旗军英勇善战,斩将搴旗,继而又在临洮痛击法军,直杀得“天容惨惨,地血横流”,法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创建了使法军“闻公丧胆”、举世闻名的“临洮大捷”。

但就在这个大好形势下，腐败的清政府竟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巴黎停战协定》,颁发了停战撤军“谕旨”。1885 年 4 月,岑毓英相继接到清王朝的撤军“谕旨”,于是滇军于 6 月 8 日全部撤出安南，岑毓英委派道员岑毓宝、总兵覃修纲率怀远新副八营、德字等二十三营进驻河口、南溪、坝洒、南屏、新街戍防。中法战争中，广大的清军与黑旗军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全被腐朽的清政府葬送。

勇 拒 法 军

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法国殖民主义欲吞中国云南，便在安南的北圻老街、谷柳集结军队 6000 余人。驮马 2000 余匹，由法国驻老街五圈官照会河口副督办黄河源，声称欲从河口越境入蒙自避瘴。蒙自道尹贺宗章深知法殖民者的诡计，避瘴是假，欲发兵犯境是真。于是贺宗章通饬所部，扼险加强防守,并饬河口防营,重整四连山三炮台,并在四连山南麓筑新炮台一座,严阵以待,并照会法国驻河口副领,拒绝法军非法入境，把法军拒之于界桥之外。

击落法国侵略飞机

1951 年，法国侵略军无视我国主权，军用飞机多次侵入河口领空。6 月 15 日，两架法国飞机又侵入河口领空耀武扬威。河口海关关警队以半重式机枪击伤入侵河口领空的飞机一架，飞机迫降于越南谷柳机场。

1953 年 10 月 3日,法国飞机 4 架,连续俯冲轰炸越南老街、谷柳,空投伞兵部队支援残匪谢定国向老街、谷柳反扑,并在河口城郊(两条半)投下炸弹两枚。由于法国飞机连日的狂轰滥炸,老街、谷柳 938 名越南难民疏散到河口避难。河口市政府除组织部队和民兵对空射击，还组织工作组接待越南难民,妥善地安置生活。

法帝国主义对云南路权的掠夺

蛮　夫

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已逐步完成自由竞争和向垄断阶段的过渡，开始进入了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也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在这段时期，法国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除继续进行商品的输出以外，主要是以修路建矿、开银行、操纵被掠夺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为其手段，以榨取巨额的利润，扩张其在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势力。

中法战争以后，法帝国主义侵占了越南，但仍满足不了贪得无厌的侵略野心。为了打通通往中国腹地的通道，与列强平分秋色，云南就成为了他梦寐以求的延伸基地。云南是中国南方的门户，但山高水险，交通十分不便，给侵略者的掠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此，许多帝国主义分子纷纷鼓吹，在云南兴修铁路。他们说："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也，生存死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 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役使之奴，其地人员，皆我俎上之肉……"；"吾望他日火车游行云南时，吾法之权力则随之达于云南全省。"法帝国政府夺取云南路权的狼子野心，由此昭然可见。

光绪二十三年秋(1897年),法驻华公使吕班,以光绪十一年(1885年)元月所订立的《中法越南条约》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所订立的《中法商务专条附章》的规定为借口,正式向清朝政府提出了在云南兴修滇越铁路的要求,而且未经许可,就擅自派吉默里率探测队勘察河口——屏边——蒙自——建水——通海——昆明——叙州(四川宜宾)的线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的威势,被迫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允许法国"自越南边界(老街)至云南省城修造铁路一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法国滇越铁路公司成立,由法国人任总办,清朝官员为会办。同年九月,又与清廷签订了《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于是,法帝国主义掠夺云南铁路建设成了合法化。

《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赤裸裸地表露了法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政府只不过是供其役使的"奴隶"而已,在中国他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从章程的几个要点中,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出来,仅举几例为证:

1.铁路的规格。由"东京(越南河内)边界至云南省城;""铁轨宽窄,计一迈当(即一米)。"

2.铁路的管理。铁路的监工、执事、技匠一律由外国人充任,中国人必须负责他们的安全,上述人员享有法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一切诉讼官司,中国无权干预。而在铁路工作的中国员工,则必须接受法方的管理制裁。

3 税款的征收。凡经铁路出入的货物照通商税则征税,内地运销再不重征。铁路所需的物料机件,概免各色税项,而中国出口货物则须层层征税,不得减免。

4 土地的占用。凡铁路沿线所需占用的土地,若属官地,

交公司无偿收领若属私地,由滇省负责“购买”,并于六个月内拨交公司。

5 铁路警务。凡滇越路线概由法方铁路警察维持,法方并得于在沿线站区设置护路工事,河口以上直至昆明各站要害之地,法方均有权建置碉堡、弹药库,以保铁路安全。

6 铁路权益。铁路建成后,八十年内由法国管理和享受;八十年后,清朝可与法国政府商议收回,但必须赔还一切花费和付还所有公司股份的本息。客位、货物运价概由公司自行核定,中国政府无权过问铁路内务。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滇越铁路云南段动工(在此以前河内至老街的越段已建成通车)。最初拟定的路线是从河口县城中心通过,经新街、大窝子(今屏边苗族自治县城)、新现、蒙自、鸡街、建水、馆驿、通海、玉溪、晋宁、呈贡到达昆明,这些地方都是是比较富饶之地。沿线各族人民出于爱乡爱国之情而激烈反对,蒙自、建水就曾经多次发生民众拔桩毁线、围打和驱赶法国勘线人员的斗争,迫使法方不得不改线由河口城边溯南溪河而上,经碧色寨到阿迷(今开远),再沿南盘江北方抵昆明。宣统二年(1910 年)四月一日,滇段全线修筑工程结束,云南境内 467 公里与越段的 389 公里联接通车。

在滇段修筑的 7 年中,法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竭尽欺凌侮辱,罪行可谓罄竹难书。他们利用清朝政府,驱使云南人民筑路,肆意霸占沿线人民的土地、房屋,任意殴打民工、百姓,克扣工人工资,奸淫良家妇女……滇督丁振铎和洋务总办兴禄等清朝政府各级地方官员,也甘当他们的鹰犬,为虎作伥严饬各府州县“勒革赴工”。滇省民工不足,又向两广、两湖、福建、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四川、江苏等地诱迫,先后达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